

# 宿 舍 風 光

~林 崇 光~



## (一) 茅塞頓開——其一

那是五十一年秋天，大慶街兩旁盡是黃金色的稻穗隨風飄動，路旁的田野，依稀有幾戶農家，就在鐵路旁一座大樓旁邊的解剖室，傳來幾十位同學們的笑聲，充滿了愉快的談話。我們這一群來自南北不同地方的陌生人，從今，是朝夕相共的兄弟了！

我們住的這間小屋是新建的，只四步之隔，便是解剖室。這個小屋原為看守解剖室之用的，臨時撥給我們住。裡面放着五架二疊床，住了我們十個寶貝，除了一位三年級同學以外，都是「新鮮的人——Freshman」。解剖室裡預備放屍體的兩個小間，因為尚無存屍，也就另派用場；一間由老同學住着，另一小間是由新鮮的人住，雖然他們三個一再強調「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歡迎我們「疏散人口，安全第一」。可是我們寧願「濟濟一堂」，相親相愛，而不願想像那兩間將是放着屍體的地方——多可怖的景象！畢竟可愛的鄰居們都有「生平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的修養，居然悠遊自得，其樂陶陶。

## (二) 茅舍頓開——其二

今天，我們都埋怨福利社的飯菜不好；飯後歸來，大家圍繞着吳同學借來的頭骨互相討論。對於一個太陌生的人頭，加以初出茅廬，同學們都難免有弦外之音，老劉一把抓住 (Frontal bone 和 Parietal bone) 提起來，一不小心 Mandible 的下頷關節的右線斷了，於是左邊連合的下頷關節線便支持住作支點，下頷骨便左右擺動，看了怪可憐的，老劉馬上再取線將 Mandible 之 Condyle 繫住，再將線另一端繫住額骨弓，好了，總算不掉下來了，憐從中來，老劉嘆了一口氣關心的發問：

「這位先生在世時，不知娶幾個太太。」

「說不定是女人的，怎麼可以硬說是男人呢？」老李提出了抗議。

可是辯論總歸無效，因為這頭顱腦量也不大，又不小，無從依據統計學立場來判斷，可說是「增之一份則太大，少之一份則太小。」恰妙處，合於「中庸」之道，更無從分陰陽。

「呀！不過它的 Dens molaris III 智慧之齒還沒有生長，啊！可見還未結婚呢。」曾提出了新發現，畢竟，在 Dens molaris III 之 Gum 部位並沒有牙齒脫落的痕跡。

「也不能如此說，假如他是男的，說不定有『

不風流枉少年』的思想，而早已風流了！」老陳也不肯認輸提出申辯。

申辯表上填着空白，不過，同學們對於人生忽然有極大的改變觀念，不免有「杞人憂天」「憂心」之心裡。可是誰也不表白它。

夜晚，靜下來了，只留住秋蟲競奏的歌聲傳入宿舍，我睡在二疊牀上一翻身看到報紙包住一團東西，我早就明白那裡面是些什麼。愈想，我的思想就像一條野馬奔馳於曲橫無際的田野。似「霖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的情景，閉眼開眼，思想的奔放始終不停。在牀上翻來翻去，也沒效果，時間一分一秒的經過，不久從對面二疊牀下傳來了聲音，原來是鄭的聲音，南國的天氣太悶熱了，鄭一脚把棉被踢開，然後爬起來，到桌上喝一杯開水，似乎他對於那包東西感到新奇——因為剛才的討論會他沒參加。於是，我看見了，他伸手去鬆那紙，嚇！他趕緊又包好了，然後，再徐步到牀上，倒在牀上，兩腳放在被踢開的棉被上，兩眼瞪得大大的朝往上牀板貼住的肌肉的英語名稱，哦！我知道了，他背住 Sternocleidomastoid

muscle。天曉得，他背背這個，壯壯膽。不過，奇怪了！他居然悠遊入睡。這下子把我教訓了，於是我也起牀，喝了一杯開水，開了鎖，出了門，到野外散散步，涼風徐徐吹來，把我在室內悶熱的煩惱徐徐的吹走，因此高歌一曲，壯了膽，我開始在想，為什麼要想它？為什麼想得這麼奔放而陰險？對，對極了，因為小時候，喜歡看漫畫，那「鐘樓怪人」裡頭骨的陰險，着實把我嚇一跳，一想，畫漫畫真是開玩笑，世界上哪有這麼陰險的事？這麼荒唐的事？於是，茅塞頓開了！我們應當更努力研究，以報答他們貢獻給醫學的熱情，然後用我們的智慧在醫學上來造福全人類，使人類免於疾病的痛苦，這是醫生「懸壺濟世，普度眾生」的應守的心腸啊！我！我知道了。

※ ※ ※

## (三) 師生同樂會

今天是師生同樂會，會後有交換物品抽獎，我們宿舍同學開了緊急會議，到底應該送什麼才合算，不過，該考慮到面子問題——不能太狹窄，一毛不拔。也不能不顧慮到所收到的是什麼，如果抽到別人送的口紅就慘了，光棍一條的我們實在應該「知

彼知己，百戰百勝！」來一番「攻心爲上」的政策討論。

「我們買相當值十元的物件好了」鄭提出。

「太多了，買五元多的也就可以，反正假如我們抽到一塊錢的東西，也不反悔了」李提出異議。

「不行，那不顯得我們的大方了，做人不可太認真啊！」劉抗議着顯示他的豪爽作風。

「算了，各悉尊便，由自己決定好了」不知誰出來打圓場。

那暫時空房裡置着兩張乒乓球的桌子，小曾打的下氣接不上氣，氣喘喘的跑到宿舍。

「輪到你了，這一場不錯，總算進步了，以和局後兩球而輸了。」小曾剛學習乒乓球，能够以這樣的成績對老林，實在不錯了，難怪滿汗的他笑着兩個酒渦對着我說。

「好，」我匆忙離開了會議室到了球場，老林以戰勝的姿態，「ㄅㄨ」一聲先聲奪人發了一球，然後我一聲還以顏色，置於此時，乒乓球「乒」「乒」響，心裡「碰」「碰」想着等一下同樂會美妙的鏡頭，身體搖擺隨着球的方向而打着，似乎置若於「飄飄乎欲仙」的情景，怎不使我喜上眉頭呢。

「ㄉㄨ……」鈴響聲，這時鈴聲竟成了「音樂」那樣「可愛」。我們宿舍同學忙披了上衣，然後談笑風生到福利社先買交換物品。

「你們男孩子要多買一點啊！那些女孩子買了很多呢？」福利社女老板笑嘻嘻地對我們。

「好了，我們買多一點。」

小曾喜歡用鉛筆寫字，買了一打鉛筆，老林喜歡打乒乓球，買了兩個乒乓球……至於我，啊！得保點秘密呀！總算君子人以「己之『所好』，『快』施於人」的心腸而行之。

會上，我們這一群坐在一起欣賞，一個三年級的學生實在開玩笑，魔術變了不久，使我們入入迷，然後邀請教授和前面的學生包括了董事長夫人，然後分1、2、3、……到10號給他（她），然後叫他們蹲下，向同學們宣佈：

「喂！你們曾經看到過集體吃飯和集體結婚嗎？」他向我們發問。

「有」我們高聲回答。

「但你們是否曾看到過集體大便呢！」他高聲的叫着，然後指着蹲在旁邊圍繞的他（她）們。

一秒過去了，第二秒爆發出：

「哈！哈！」的響聲，他們被騙了，個個不好意思。一團高興融和了師生們的感情。

精彩的節目一條一條的過去，有一條輪到一個的新鮮人（Freshman）的節目，先前，有一個也是新鮮人的女孩子報告北上的火車快開了。然後那同學便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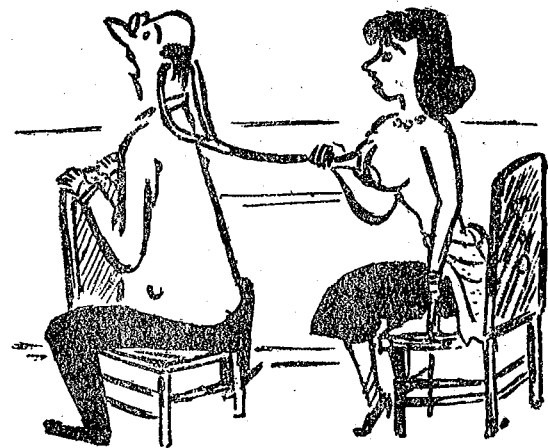
「十八姑娘一朵花，一朵花……紅紅的嘴唇真可愛……有錢的老『猴』她不嫁……」大搖擺其屁股，笑得台上台下叫「好」。這一曲倒不錯，「十八姑娘一朵花，一朵花……紅紅的嘴唇」迷住了我們這一群光棍，心裡怪酥酥的，使得全身三萬六千個毛孔無一不痛快。

節目完後，便是抽獎，大家排隊領彩票，一個二年級的女生排在前面，先摸了一張彩票，開彩爲「一根香蕉」高興得跳起來喊：

「喂！我抽到一條香蕉」她向她的同伴宣佈。

男同學們一看到了，都笑起來，畢竟她的口福不錯，就地剝皮而吃。看得同學都會心的微笑，因爲畢竟，畢竟那是一種天真無邪的心。

大夥兒抽獎完後，回到宿舍，老林得獎最好，



二張名畫加上一位教授贈送的紀念物，而我們，呀！天機不可洩，大家守口如瓶，因爲天機不可洩啊！

同樂會節目餘音仍繞於耳邊，我們一邊打乒乓球一邊唱：「十八姑娘……」老李唱罷，另唱一曲，邊唱邊走向我這一方向來：

「Oh, my dear why do you treat me with so cruelty……」然後一手捧着心，另一手掌開着向後，額面現出心酸酸失望的悲痛。

「Oh my dear why do you say I treat you with cruelty」我天良一閃，不忍心他「treat him with so cruelty」於是一隻手指着我，另一隻手另指他的心憐憫的唱着。

嗨！這下老李臉紅了，雖然我們全是男孩子！

#### (四) 最後的考試

今天是考試的最後一天，大家都準備的不錯，不過，這也是期終考來的第十天了，同學們難免有倦容。然而想到最後一堂分析化學考完便能回家，而且「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眼看今晚就能和父母弟妹團聚，怎不喜上眉梢呢。微積分一考完便跑到宿舍整理一下行李，再預備一下分析化學。

「鈴……」最後一堂考完，滿頭昏昏地。「喂！林，坐幾點的？」鄭叫着，邊說邊走來。

「啊！乘下午二點那班火車，好嗎。」一聽到回家就特別清爽。我們相互高興談笑的走到宿舍。便聽到：

「這雙臭襪子不知怎樣處理，已經二月沒洗了」陳用一隻手抓住紙再包住臭襪子向會發問。

「我看，我看啊，把它用二張報紙包着不要使臭氣洩出來，要不然，旁邊的小姐準嘔出來。」因爲我早以考慮到，甚至在最後一堂考試裡便想到我那三雙輪流穿的襪子，雖說輪流穿，但二月來從不洗過，每次穿之前，三雙互相比較，看那雙最清潔就穿那雙，但後來者居上，青出於藍，不久那從前的兩雙便顯得「可愛」多了！然後再和它們親親腳。對了，一定要用厚紙密密包，要不然，洩出馬腳來，旁邊的「十八姑娘一朵花」準嚇掉下來，「紅紅的嘴唇」變成了「紫色的嘴唇」然後她不嫁給帶有「臭襪子」的少年啊！現在我就把這「金玉良言」贈送給陳——不，也就是我們這些同仁——作爲離別神聖的禮物。

「對了，我原來也是一條呆頭鵝。」陳高興的拿兩張舊報紙包住。

於是，我們這一群「浪子回頭金不換」「浪子手上紙，遊子腳上襪，臨行密密包……」我們一面唱着，一面包，其樂無比。

※ ※ ※ ※

#### (五) (大地回春)

老林回來宿舍告訴我們說要再與我們同居了。我們實在感到無比的高興，想當初，因羨慕住在市上有二方便，第一方便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如果鄰居有女孩子就好了，第二方便是可參加各種活動，圖書館可走幾趟，增進學識，因此就和鄉情投意合就在復興路租起來了，沒想到我們却感到寂寞了，失去了往日的歡笑，住不了十天我們又回到學校宿舍，也可說是「浪子回頭金不換」於是我們這群孩

子們又重聚再一起了，那高興的心情是不能用言語表示的，只差我們沒抱着痛快一下——爲了一段的離別！暇餘空閒，我們可以聽着大慶街旁水田的青蛙聲競奏，看！農人們趕忙插秧喜氣洋洋。瞧！那宿舍前面的枯樹已發出芽來了，那麼新鮮，多美麗！水溶溶的田地，萬物醒了在競鳴着，哦！原來大地已回春了！

在這春天的黃昏顯得更美，金黃色的光輝射向了三樓——我們剛搬上的宿舍。嚴寒的冬天過去了，來了暖和的春天，畢竟困難的日子過了，便是幸福的生活到來，我們宿舍同仁一行來到了操場，那碧綠的草足可使我們翻幾下筋斗，抖擻抖擻一下精神，舒活舒活疲倦的筋骨。看哪，青藍天的天空，飛翔着幾隻自由的小鳥，在那廣濶的天空忽上忽下忽前忽後自由的飛着，聽哪！那水溶溶稻田的青蛙雄壯的歌聲，他們的聲調高仰，顯似年青力壯，那壯像海浪擊在巖石上激起了美麗白色的浪花，那高仰的歌聲像志比山高，永遠不氣餒，豪邁的往前奔！

夜晚歸來，約吳手拿手電筒就往水田走，「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因爲小徑上盡是蛇滿徑，每當我們在聲音處找時，起初那聲音不響了，不久又響了，用燈照着注意看，原來是一隻小青蛙在大叫，他的頭朝着燈光，一看像是四隻眼睛。細瞧！原來他的下巴開得太太，我恍然大悟「拍案叫絕」原來「四眼田雞」的導演在此，吳一蹲下，一把就要抓它，我喊住：

「喂，慢點，你有沒有看到旁邊有一條水蛇」原來那小蛇也在看我們，妙了，現在有十隻眼睛互看了。

「嚇，怎不早說一點，差一點就被咬到」吳手伸回來笑着說道。不過，他的手並還未接觸水呢。

於是我們拔了一隻小草把那小蛇唬走，於是我拖住吳的衣裳，他便蹲下，腳站在小徑上，身體向前驅，忽地：

「女丫」一聲水聲，捉到了。

「看你還驕傲不？」吳得意洋洋望着手內的小青蛙挑戰。

因此我們勝利歸來，把那青蛙洗了澡，捉到宿舍看，瞧！他不叫了，受到了一場驚，它不敢叫了，我們看了怪可憐，把它放了，願它自由的歌唱，願那雄壯的歌聲歌唱大地回春的禮讚，但願春天長留心間。

※ ※ ※ ※

## (六) 不亦快哉

今晚飯罷，與老申閒遊於小徑上。我對老申特別好感，實在有一番「典故」。記得小時候家鄉的「名謠」便有「老申（身）吃老七十七，放屁拉屎真麻煩」。所以一見面自我介紹時，他的姓使我想起孩提的事，因此我面帶微笑與他握手，天曉得，那代表除了是歡迎貴賓「光臨寒舍」與我們「同居」使得「蓬壁生輝」之外。還有潛意識天真「外一章」之笑。再者，據老李密報，老申為人豪爽，頗有「氣壯山河」之概，故在握手時，我特別握緊考驗一下，果然，果然不錯，等到我們手離開時，我的手上居然留着較紅色的指痕。此外他有「慷慨激昂」的心，具「豪邁雄壯」的歌聲，備「努力勤學」的精神。

在漫步時，靈感一來，我試圖老申對某些方面之看法是如何？

「喂，Doctor（我們宿舍同仁經常如此稱呼）假如有A男孩與女孩B原為一對好朋友，如果有一天A看到B與C男孩在一起時，你將如何？」

「那還不簡單，向他們招呼就可以了」他居然一面摸鬍子一面仰頭的笑道。

「嚇，我看還是『避』之為妙，免得生誤會，假如孔夫子考慮到現代的孩子，應該有句子曰『遠見情人旁有異，君子人避之哉，避之哉！』我有點強詞奪理杜撰，因為我拿出了「不交女朋友，不亦快哉二十七則」遞給他看。語曰：

其一：不必準備吃香蕉皮，不亦快哉！

其一：不必頭上懸一百燭光，不亦快哉！

其一：可以不洗澡，留汗在身，珍惜身體，合乎曾子所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使人以為我是孝子，不亦快哉！

其一：不必理髮，省點錢買糖菓吃，不亦快哉！

其一：離鄉遠居他鄉求學，可以蓬頭垢面，不亦快哉！

其一：可以不洗衣服不修面容，使人以為我有詩人作風者，不亦快哉！

其一：可以不洗襪子，使旁邊的小姐嘔吐，不亦快哉！

其一：買東西可買二份，而我獨享之，不亦快哉！

其一：不必「山盟海誓」，不亦快哉！

其一：可以和美麗的女孩子「笑」「笑」，不亦快哉！

其一：可以亂跑（天機不可外洩），不亦快哉！

其一：將來相親時，可以任我所選，不必有後顧之慮，不亦快哉！

其一：可以做柳下惠第二，不亦快哉！

其一：可以隨心所欲做事情，不受受管制，不亦快哉！

其一：可以大玩特玩，不會伊人說：「再不用功，我就不愛你了」之擔心，不亦快哉！

其一：期末考完後，便可立刻回家，不必向伊人道別而看她的淚痕說：「願君速來」，不亦快哉！

其一：回鄉時，可以到大自然翻幾個筋斗，振振衣裳，不必懸念而能盡情享受大自然之美，不亦快哉！

其一：不必擔憂有人從中奪愛，不亦快哉！

其一：今年暑假，成功嶺集訓，可邀請幾位知己朋友，大唱：「光棍樂」之歌，不亦快哉！

其一：不會聽到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話：「××，我知道你心變了」。不亦快哉！

其一：到電影院時，如只剩下座位時，不必罰站，不亦快哉！

其一：可以不擦皮鞋，穿到「空前絕後」，不亦快哉！

其一：不必跳海，不亦快哉！

其一：可以省幾點錢，買一些書來看，使別人以為我是「好學不倦」者，不亦快哉！

其一：可以跑到網球場打網球，且得Vitamin D以補身體，變成寬肩膀的男孩，不必去赴約，沈入「我為卿狂，卿為我狂」裡而致消瘦，不亦快哉！

其一：不會自造誤會或被誤會，而作桃花源之心，獨享清爽，不易快哉！

好了，老申看到這裡已笑得伸不直腰了，於是我心一動又作一句：

其一：看到老友看拙作「不交女朋友，不亦快哉」而笑斷了腰，不亦快哉！

## ※ ※ ※ ※

### (七) 十七字詩

今晚天氣悶得很，大家出來到三樓頂上之涼台玩，以消暑熱，大家圍繞着我們宿舍「博士審查會」主持人老申，談及我們不成文法的會，不過大家一致同意須有下列資格者才准受理報名：

第一條：凡具本校之學生資格而有純潔思想且「年青有為」，本着拓荒者之辛勤研究醫學者。

第二條：所提之論文須對人類具有重大貢獻者，經本會通過方准授與博士學位。其他未詳訂的規則，由本會討論表決之。

不過，有時我們可從樓下喊着 Doctor 叫着樓上對方，他就會回答你一聲 Doctor 表示叫你，我們之所以這樣做，因為它可激起我們努力向上的精神。

然而有時我們把 Doctor 喊成 Daughter，有時你上當不注意細聽，對方會告訴你安慰你說：「乖女兒，等下給你介紹男朋友吧。」

回想到這些，我們都笑了！

忽然老申站起來了告訴我們說：

「喂，我講十七字詩給你們聽，好嗎！」

當然通過了，老申就把眼鏡架略往上一提，然後一隻手放在背後，另一隻手比劃着：

「從前有一個詩人叫西坡，有一次他看到一位妙齡女郎走過，詩興大發便吟道『遠看似嬌娘，金蓮三寸長，如何這些等』」老申忽然把手橫劃咬文嚼字道：「橫——量」。

嚇！這也算十七字詩，我們都笑了，想來這位姑娘一定是大脚的。繼而又聽老申的大聲叫道：

「這姑娘聽到了便告訴了他的父親——縣太爺，他大怒把西坡抓來叫他立刻做一詩看看，於是西坡就吟道：『古人有東坡，今人有西坡，兩人相比較』」我跳了起來問老申：

「怎麼樣？」

「差——多」老申把手一放，面現慚愧裝似西坡的面情。好不可憐。

「這位縣官氣極了，命僕役打西坡的屁股十八下，於是西坡又吟道」老申忽然停了下來，我們有點緊張西坡的命運了，忙問老申。老申以吟詩姿態便唱：

「做詩做十七，屁股打十八，若上萬言詩，打——煞。」

「打煞，是不是打死。」陳忙問着。

「是呀！做詩做一萬字，屁股打一萬零一個，不就會打死了嗎？」老申答道。

「縣官一聽這首，可真怒髮冲冠了，大拍桌子吼道。」老申得意忘形，居然以縣官自居向我們河東獅吼。

「別唬人好不？」我們有點委曲。

「他說：『這簡直是混蛋！』」然後遣西坡到貴陽從軍，西坡的舅舅來道別，但舅舅瞎了一隻眼睛，兩人見面不盡相抱大哭，這時西坡又吟道：『見

舅如見娘，從軍到貴陽，兩人相對淚，三——行」老申把二隻手指代表他的二行淚，另一指代表西坡舅舅的一行眼淚，狀似可憫，使得我們大笑不止。

我們談了不久，便從台上爬下來到三樓，夜已至深，可是我們這一群兄弟仍未有倦容，晚風陣陣飄來，似乎涼快多了。

## ※ ※ ※ ※

### (八) 解剖實習

陳與申和連到成功嶺集訓去了，我們宿舍臨時也搬入了三位同學，天氣真熱，在屋子裡真悶。

「喂，許，不要再縮緊窗好嗎？」我喊着許，因為明明在七月的大熱天，還要關窗？又緊縮着透不過風？這也難怪，因為他住的那邊窗，只要他向窗口一望就可看到解剖室，當然，他曉得白天發生了些什麼事？依佛家的輪迴學說，說不定半夜從樓下一越至三樓，再……

「不是，我是怕蚊子飛進來」許藉口而說，其實已有紗窗了。不過，我們已被蚊咬到全身痛苦不堪了，我們就無話可說。

對面的窗依然縮緊着，我們一上樓就不想下去，雖然悶熱，却有點安全感。這是第一次的課，居然被「鐘樓怪人」的思想迷住，實在近乎荒唐。

## ※ ※ ※ ※

### (九) 蓬壁生輝

今天傍晚，董事長夫人來看看我們這群孩子們，她一進來看到我們不再縮緊窗門，很贊許我們的求學精神，繼而看到我們不掃地，把手相合於胸前嘆道並且微笑着：

「喂！你們快要不到妻子了，不肯掃地，像豬舍一樣，怎麼睡覺。」

「老師，不要緊嗎？橫豎我們要打光棍一生呢。」我們急中生智推到別的原因去。

「這怎麼行呢？你們的一位講師今秋要結婚，正忙着打掃房間準備新房呢。」她一面說，表情溫和地教訓我們，我忽恍然大悟大叫：

「是呀！現代的丈丈夫都替孩子洗尿布啦！」

「是啦，所以你們要勤勞些」她以為成功了。

「唉，不過，不過我們總要留點工作給未來的太太做啊！」因為畢竟男女有別，我不服氣的說。

「你們不是說不結婚嗎？怎麼現在後悔了？」她微笑道。

好了，就這麼皮漏出來了，再也無法補了，當然我們感動了。

「你們近來飯菜如何？」她關心我們的伙食轉問着。

「唉呀！老師，你不是明明看到那些飯菜嗎？我們是一面吃飯一面嚙淚的啊！」我們乘機向她訴苦。

「那麼你們喜歡不喜歡豬肉罐頭呢？」他憐憫我們這群孩子們。

「當然喜歡」我們加重了語氣。

「好，下次我拿來給你們」她關愛着我們說，使我們感動極了。

二天後，她帶來了許多豬肉罐頭給我們，我們實在很感激她的仁慈為懷，愛護學生的心腸。

※ ※ ※ ※

### (十) 幽默的一瞥

老實說來，新來的黃助教使我們這蓬壁更加生輝了，他實在是一個幽默大家，他告訴我們說我們的大學生活缺乏了多姿多姿，為什麼？因為就像我們每週上四十九小時的課，星期日還要上生理學課，實在擠不出一點空暇多彩一下。不過，他是本着「人之初，性本喜」的心教我們唱歌——唱出年輕活潑雄壯的歌聲，儘管寒風從窗隙洩入室內很冷。就好比一群生力軍，慷慨激昂，長嘯一聲，振動了整個的宇宙。

我們經常這麼想，以他為中心，實在是文化中心（Culture Center）。而我們呢。却是文化邊際（Culture Margin），時時受到他的薰陶使我們堅強地站起來！但，唯一不足的是他從來不給我們介紹女朋友——半個也沒有。不過，還好，他總有一些幽默的話講給我們聽，使我們大笑不止，不知不覺中我們就好像被拋到無邊際的天空任意的飛翔那樣的痛快。下面就有幾個例。

「喂！我做一個謎給你們猜，不過，這可算是謎也可算不是謎」黃助教一邊說着一邊手畫着，於是剛吃完晚飯的熱烘烘的討論會停下來了，他開始很神秘的說：

「有二個黑人非常非常的黑，在沒有月光，也沒有電燈，更沒有星星的時候，二人騎着腳踏車以急快的速度相向奔騎着，可是路很狹小，就在剛碰到的那會兒，一瞬間，就駛過了，為——什——麼？」他好奇望望我們的面孔。

於是我們開始鬧了，亂猜一陣，猜不着為什麼。

「那是在白天，那會碰撞呢？」他幽默一答。

原來他皮漏了沒在白天這句，而我們卻沒緊抓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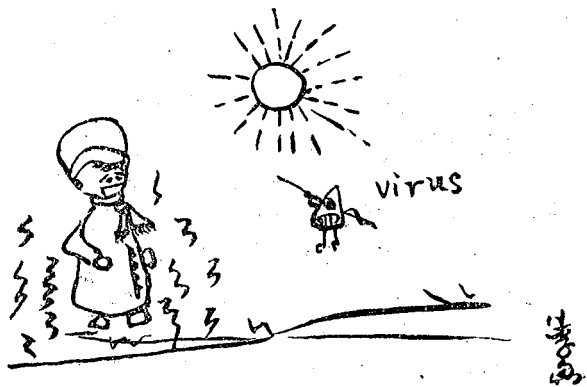
「當年拿破崙率領法軍正要越過阿爾卑斯山，他告訴他的兵士們只要越過山他們才有飯吃，於是這股氣騰騰的軍隊一下子就越過了，那時拿破崙總是戴着一條很——大——很——大的很紅的皮帶，為什麼？」他又開始幽默的說了。

依樣畫葫蘆，我們亂猜，還是不準，因為我們被他強調的「很大很紅」的形容詞而胡猜什麼標誌啊！

「因為他怕褲子掉下來」顯然地，他很輕鬆的講出答案了。

「還有，各位有否看到鶴鳥，它在田野中之水田上休息時，總是縮着頭，一隻脚伸出水面，用另一隻脚支持身體而站着，為——什——麼？」他一面看着辦公大樓樓下校車來了沒有，因為他要監考夜間

Influenza



部的期中考，一面仍然笑笑向我們說他的奇怪謎。

這時校車剛到，真是說曹操曹操到，他為了監考趕着去，於是在宿舍的我們就開始猜了。

後來他告訴我們的解答是：

如果那支鶴把兩隻腳統統伸出水面，那麼它就會掉入水田裡了！

後記：

(一)曾經聽說我們的學校沒有學生宿舍，使我不盡「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因為「君子與人無所爭，必也寫乎！」將一群天真爛漫的大孩子的生活寫出來，或許能申辯一些。

(二)傳聞臺大醫院周圍早期也是蟲聲競奏的水田；現在大慶街兩旁何嘗不是「唧唧復唧唧」？六十年代後，我不相信大慶街的兩旁不會變成高樓大廈？屆時，諸公編纂校史，對於水溶溶稻田傳來的蟲聲的爭辯也不致於郭公夏五搜羅匪易而疑信相參了！